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中华书局编辑部

编

复旦文史讲堂之五

FUDAN WENSHI JIANGTANG

# 明户启牖

西域胡语与西域文明

明郑家族与大航海时代的台湾

作为“唐虞三代”之西洋：中国学术对“明治维新”的影响

寻找香格里拉——妖魔化和神话化西藏的背后

才子与佳人——唐传奇《李娃传》的考古诠释

引路菩萨与引魂明使



中华书局

C53  
380

013069058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中华书局编辑部

编 复旦文史讲堂之五

FUDAN WENSHI JIANGTANG

# 明 户 启 牖



北航

C1676796

C53/380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牖启户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北京:  
中华书局,2013.5

(复旦文史讲堂;5)

ISBN 978 - 7 - 101 - 09189 - 2

I. 牖… II. ①复…②中… III. 社会科学 - 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24163 号

- 
- 书 名 牖启户明  
编 者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中华书局编辑部  
丛 书 名 复旦文史讲堂(第五辑)  
责任编辑 胡 珂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7 插页 2 字数 243 千字  
印 数 1 - 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9189 - 2  
定 价 45.00 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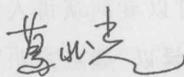
## 序

这一辑收录的都是2009年和2010年在“复旦文史讲堂”中所作的演讲，在演讲记录之后，附上了当时问答的实录。有读者通过朋友辗转告诉我说，演讲固然精彩，看问答更有趣，因为既可以看到提问者的关心所在和学术水准，也可以看到演讲人的应对机智和日常积累。

本辑以“牖启户明”为题，乃是隐括汉代王充的话。他的《论衡·别通》中说“凿窗启牖，以助户明”，意思是把窗户打开，让屋内光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立以来，始终坚持明确的研究领域，即“从周边看中国”、“交错的文化史”、“批评的中国学”、“域外有关中国的图像”和“艺术史、思想史与宗教史的综合研究”，因为我们知道“生也有涯，知也无涯”，自己力量薄弱、知识有限，只能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不过，“有所不为”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关心其他领域，虽然不必像古代的通儒那样“一物不知则以为耻”，但是“独学无友，则孤陋寡闻”的道理我们是知道的。杂取泛览以知天下学问的趋向，是专业学者走出自己蜗居的办法。我们深知未能涉足的领域太多，也生怕自己会对国际学界的动向隔膜，不能真正做到陈寅恪所说的“预流”，所以这些年来总是既“请进来”也“走出去”，就像王充说的，让窗户和大门大开，让屋子里照进阳光。

这一辑中的八位演讲者分别来自日本、比利时、美国和海峡两岸，分别从事文学史、思想史、科学史、考古学、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所演讲的内容则涉及当代西方或中国的中国理解、西域文献与中外文化交流、文学作品的考古学解读、明清时期的印刷业与书籍流通、西潮东渐时代的台湾与西藏、域外宗教之中国痕迹等等。以前人们常常用“醍醐灌顶”来形容领受新思想新知识时的喜悦，我们就是这样，在这些演讲与问答中打开了眼界，领受到了很多新知识，观察到了很多新动向。

我要特别提到的是，在这一辑中有2009年11月黄一农教授题为《明郑家族与大航海时代的台湾》的演讲，演讲的主持人是今年去世的朱维铮先生。看到他在主持演讲时的话，以及他在讨论时有关三重证据、文理打通，以及研究历史要开阔视野、正确方法与多种语言的总结，不由得非常感慨，我们也在这里用当时的记录文字，追思这位曾经担任过文史研究院学术顾问的前辈学者。



2012年7月于上海

# 目 录

(1)

## 明清时期书籍的流通

演讲人:大木康

主持人:陈正宏

时 间:2009年6月17日

(29)

## 西域胡语与西域文明

演讲人:荣新江

主持人:葛兆光

时 间:2009年10月20日

(73)

## 当代西方人对“正名”的解释:胡适的影响多大?

演讲人:戴卡琳(Carine Defoort)

主持人:章 清

时 间:2009年11月9日

(93)

**明郑家族与大航海时代的台湾**

演讲人:黄一农

主持人:朱维铮

时 间:2009年11月20日

(129)

**作为“唐虞三代”之西洋:中国学术对“明治维新”的影响**

演讲人:渡边浩

主持人:葛兆光

时 间:2009年11月23日

(159)

**寻找香格里拉——妖魔化和神话化西藏的背后**

演讲人:沈卫荣

主持人:芮传明

时 间:2010年3月9日

(191)

**才子与佳人——唐传奇《李娃传》的考古诠释**

演讲人:齐东方

主持人:李星明

时 间:2010年4月1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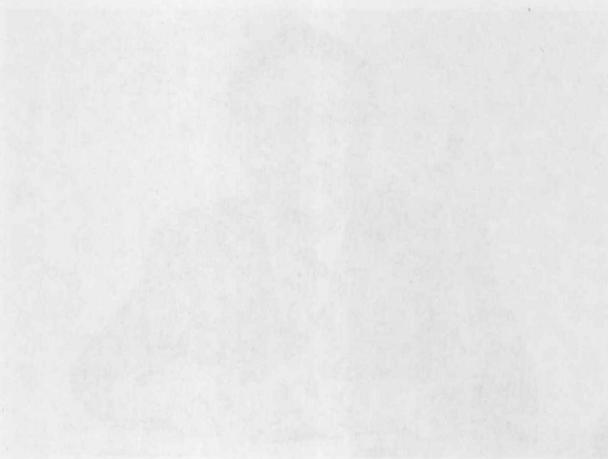
(217)

**引路菩萨与引魂明使**

演讲人:马小鹤

主持人:芮传明

时 间:2010年5月14日



大木康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

# 明清时期书籍的流通

演讲人:大木康

主持人:陈正宏

时 间:2009年6月17日

大木康,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

陈正宏

清华大学图书馆



大木康

大木康,日本东京大学博士,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明末清初江南地区文化。著有《中国近世小说入门》(2001)、《中国明清时代的文学》(2001)、《中国游里空间——明清秦淮妓女的世界》(2002)、《冯梦龙〈山歌〉研究》(2003)、《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2004)等。

陈正宏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版本目录学、文学文献学、美术文献与美术史研究。

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最近出版了《明清时期书籍的流通》一书，这是该所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的第一本关于明清时期书籍流通的著作，也是该所出版的第一本关于明清时期书籍流通的著作。本书共分四章，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章为书籍的流通，第三章为书籍的流通，第四章为结论。本书的出版，对于研究明清时期书籍的流通，具有重要的意义。本书的出版，对于研究明清时期书籍的流通，具有重要的意义。本书的出版，对于研究明清时期书籍的流通，具有重要的意义。

### 陈正宏：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下午好。今天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副所长大木康先生，来给我们讲明清时期书籍的流通。

大木康先生对我们复旦的学生来说是不陌生的，因为他经常来中国，来上海，他是我们复旦大学的校友，是我们中文系的校友。他整个的学术研究过程，最早是从中国的古代文学，尤其是明清时代的通俗文学发端的。他非常著名的一本大书，就是《冯梦龙〈山歌〉研究》，我也有幸得到了一本，拜读了，非常精彩，很厚，但是和我们现在的砖头一样的烂书，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厚，是有内容的厚。当然他也写很薄的书，我最近读到的，就是他写的一本关于《史记》和《汉书》的一个通俗的介绍读物。我当时在早稻田，学生给我看，我非常惊讶，大木康先生原来是做明清俗文学的，对传统的经典也这么有了解。他不是简单地写《史》、《汉》，他是写后来的人怎么读《史》、《汉》，角度很有意思。

除了以上这些著作以外，我想大家在海报上也看到了，大木康先生写过《中国近世小说入门》、《中国明清时代的文学》，还有在台湾已经被翻译成中文的《中国游里空间》，专门讲中国明清时候秦淮妓女的世界。他整个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也非常有意思。最近几年，他关注明清时代的出版文化。

今天要给我们讲的这个明清时代书籍的流通，是现在书籍的实物研究中一个最前沿的问题，涉及的不是简单的书的内容，也不是一般新闻学研究的出版史的问题，是讲书籍在实际的世界里是怎么流通的。在日本，现在甚至出现了中国古籍流通学的研究，很多中国的学者却还不知道。曾经有一位日本学者发了一篇文章给北京的某个杂志社，专门写到了古籍流通学，编辑要他改掉，说明编辑还不知道。我想今天我们正好有机会，请大木先生来教教我们，什么是流通学，什么是明清时代的书籍的流通。

我的废话已经太多了。下面我们就热烈欢迎大木先生来给我们做讲座。

### 大木康：

谢谢陈老师。各位好。今天有幸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做一次报告，能有机会就我感兴趣的问题向各位请教，我感到非常荣幸。我还要感谢葛院长，请多多指教。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明清时期书籍的流通”。我研究中国十几年，主要是对明清时期书籍的出版文化感兴趣，而发表过几篇文章。首先是1991年我在广岛大学的时候，发表了一篇论文，关于明末江南出版文化的研究，然后2004年出版了在1991年发表的文章的基础上加以增补修订的一本书。我在写我第一篇论文的时候就学习过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教授的大作，所以今天有艾尔曼教授在座，我非常紧张，请多指教。

近年来明清的出版文化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在日本，有一位井上进教授，他也出版了一部《中国出版史》。另外，在美国有包筠雅(Cynthia Brokaw)教授，还有贾晋珠(Lucille Chia)教授，周启荣(Kai-wing Chow)教授，还有英国的周绍明(Joseph Mcdermott)教授，他们都发表过中国的(主要是明清的)出版文化的研究。现在我反思自己从前的研究，我谈过明清的出版情况到底怎样，或者当时出版业发达的原因，还有当时出版业兴起、发达所导致的社会变化等等，关于这些问题我简单地做过一些调查。可是最

近我发现,书这个东西从它的生产者,一般来说就是出版者那里,然后怎样到读者手上,这一个所谓的流通问题,从前我没有注意到。所以今天我想初步观察明清时期图书的流通问题。

我今天这个题目,选择“流通”这两个字,而不叫“传播”,大概因为——我的中文水平不高,不知道这个了解对不对——如果说“传播”的话,比方说《水浒传》的传播、《西游记》的传播,意思是除了书本身到了另一个地方去以外,还有作品的内容怎么影响到了其他的地方,可能包括这一方面。我今天选择“流通”,是因为我主要的关心的,不是作品内容的影响,而是想强调整作为一个物质的书如何流传,所以选择了“流通”这两个字。为了全面地考虑这个问题,我按照过去书的三种出版的情况来分别讨论。以前中国的书,一个是官刻,一个是家刻,一个是坊刻,下面就根据这三种情况,来细细探讨分析。

首先是关于官刻本的流通问题。官刻就是政府的出版,包括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出版品。明代嘉靖年间有一位周弘祖,他有一部目录叫《古今书刻》,上面有当时官刻书的目录,我做了一个很简单的表,按照每一个地方的出书情况来整理,比方说北京出了哪一本书,南京出了哪一本书,北直隶有哪一本书,按这个做了统计:

地区	品种数	百分比(%)
北京	173	7.0
南京	270	10.9
北直隶	78	3.2
南直隶	459	18.5
浙江	173	7.0
江西	317	12.8
福建(官署)	112	4.5

福建(书坊)	367	14.8
湖广	100	4.0
河南	58	2.3
山东	52	2.1
山西	41	1.7
陕西	109	4.4
四川	68	2.7
广东	50	2.0
广西	9	0.4
云南	42	1.7

(计)2,478

(见明·周弘祖《古今书刻》上编)

有点奇怪的是,在福建这个地方,官刻本除了官署的书以外,不知为什么还有所谓的书坊的书,书坊刻的书应该算是商业书吧。看了这个表,我们可以了解,当时有很多官刻的书。我们也可以了解,当时出版书籍较多的,一个是南京,还有江西、南直隶,如果包括书坊的话,还有福建。官刻书出版的地区,总的来说是当时的出版业很繁荣的地方。

然后呢,下面看看翁连溪先生编的《清代内府刻书图录》,北京出版社2004年出的。这一本书当中有《清代内府刻书概述》这篇文章,其中第三部分有“清内府出版物的流通”。他也用“流通”两个字。这位翁先生整理了五种清代内府所刊的书流通的情况:1. 呈览用书;2. 陈设用书;3. 赏赐用书;4. 颁发用书;5. 售卖与流通。

呈览用书是皇帝阅读的书,陈设用书是用来放在宫中的,这两种应该说是皇帝个人的图书,皇帝的书应该是不在外面流通的。第三是赏赐用书,就是作为奖赏而赠送给臣下的图书。在这种情况下,确实从宫廷中流出到外

面,可是因为作为受书的人来讲,不可以简单地转卖皇帝赠送的图书,所以这一类的书也作为宝物在受书者的家中保存着。第四颁发用书,就是从北京,中央政府颁发给各省的督府或者地方的学众,来作为样书,然后让他们依式翻刻颁发。因为如果要发给很多人用的书,都在北京印,然后送到各个地方的话,在当时寄书、送书都不太方便,所以就做了一种样本,送给各个地方,各个地方的官员再在当地刻书,然后下发。这就是一种流通的情况。当然政府的书,基本上应该是免费颁布吧。最后,也最有意思的是第五“售卖与流通”这一部分。这就是一般的销售,在北京的宫廷中印的书,据说是为了销售,就设立了专门的贩卖处。翁先生的文章就提到:“乾隆初年,多由崇文门监督处负责出售。”崇文门离现在的琉璃厂——就是书店很集中的地方——很近,我们到琉璃厂去的时候,就是从崇文门地铁站下车,走一段路就到了。还有,“乾隆九年,奏准于武英殿修书处下设立通行书籍售卖处”。所以乾隆年间,宫中的武英殿出了很多书,在武英殿也有很多通行书籍的售卖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官刻的书,也可以有一种途径到达一般读者手上。官方的书原来不是一般的商业出版,可是一般的人,也到那边去,付钱就可以得到官刻的书。

还有一个资料,是明代刘若愚,这是一个宦官,他的《酌中志》是当时明代的内府记录,其中《内板经书纪略》,是在明代内府出版的书的目录。看这个《内板经书纪略》,让我非常惊讶的是,在这个书录中有一本叫《山歌》的书,当然不知道(这个版本)现在有没有(传世),但是当时明代的宫廷就出版了这个《山歌》。在这个《内板经书纪略》中,还有很有意思的记载:“《三国志通俗演义》、《韵府群玉》皆乐看爱买者也。”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内府中出了《三国志通俗演义》。当然,宫廷中的人就喜欢读那一些作品。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考虑出售的事情吧。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对官方的书、宫廷的书的情况介绍。

下面是有关家刻本流通的情况。我注意到一个材料是清代焦循的《刻〈诗品〉序》,就是他自己刊刻司空图的《诗品》时写的序:

往岁仁和胡学院(胡高望)督学扬州,以“隔溪渔舟”命题。去秋乡试诗题又命以“晓策六鳌”。于是友朋就余索观,而门人子弟辈复请写录而习诵之,甚苦其烦。闻旧时坊间有专刻本,问之不可得,爰授之梓人,以供习诵者取之便耳。

现在可以知道,如果要考虑到书的流通的问题,一个是借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大家都要看司空图的《诗品》,所以都到焦循那里来借。借了之后怎么办呢?借了就来过录,然后还给他,然后别的人又来借,借了又来抄。所以要考虑以前书籍流通的情况,借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像现在的复印一样,当时没有复印机,所以只得自己过录。在过录人的手上就留下了他自己抄的抄本,这也是在当时很重要的一种流通的过程吧。焦循因为很多人到他那里来借书,觉得很麻烦,所以找坊间的刻本,可是找不到。这一本书的情况,因为有很多人来借,就是这一本书的需要,有很多人需要,所以最后被刊刻。首先有抄本的形式来流通,然后要书的人越来越多,最后刊刻印刷。刊刻印刷的话,就可以同时有很多本流通,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抄本到刻本的情况可能是这样,后来《红楼梦》等的情况,就都是走这一条路吧。当然也有不一样的,像冯梦龙的《三言》,好像是他直接刊刻出版的,然后出售。但可能更多的情况还是先有某一部抄本的流通,要看的人多了,然后有了印本出来。

下面再看看的是《儒林外史》中的例子。过去的人出版书当然有很多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种还是和现在一样,和个人的名声有关系。《儒林外史》第八回中很有名的一段,就是嘉兴的蘧公孙,他偶然入手一部《高青丘集诗话》的抄本:

次日,在乃祖跟前又说道,王太守枕箱内还有几本书。取出来送与乃祖看。蘧太守看了,都是钞本。其他也还没要紧,只内有一本,是《高青丘集诗话》。有一百多纸,就是青丘亲笔缮写,甚是精工。蘧太守道,

这本书多年藏之大内，数十年来，多少才人求见一面不能。天下并没有第二本。你今无心得了此书，真乃天幸。须是收藏好了，不可轻易被人看见。蘧公孙听了，心里想道，此书既是天下没有第二本，何不竟将他缮写成帙，添了我的名字，刊刻起来，做这一番大名。主意已定，竟去刻了起来。把高季迪名字写在上面，下面写嘉兴蘧来旬駙夫氏补辑。刻毕，刷印了几百部，遍送亲戚朋友。

虽然是小说中的事情，但是蘧公孙自己刊刻《高青丘集诗话》这一本书，这就是一种所谓家刻的情况。家刻本基本上是这样的，刻好之后送给亲戚朋友。结果就是“人人见了，赏玩不忍释手。自此，浙西各郡都仰慕蘧太守公孙是个少年名士。蘧太守知道了，成事不说，也就此常教他做些诗词，写斗方，同诸名士赠答。”就是他成功了，得了大名。

我最近对冒襄，就是冒辟疆，很感兴趣，昨天到上海，下午直接到上海图书馆，看了冒襄的《同人集》的版本，我今天上午是在楼下的图书馆，看了复旦的《同人集》版本。《同人集》中有一篇文章，就是陈宏绪写的《〈影梅庵忆语〉题词》：

今年春，雒泉冒辟疆，驰其新刻数种见寄，中一帙题曰《影梅庵忆语》。予阅之，纪其亡姬董君小宛事，至四十条。……今距辟疆朴巢二千里，安得造至其下，展读于碧甍朱栏间，相与沥酒埋香之径，顾影而一敬歔乎。卧病山中，因书数语遥寄，以慰辟疆，并附姓字于《忆语》。

《影梅庵忆语》是冒襄在董小宛去世了以后，写的一部回忆录，写完了以后，在他的家里自己出版，然后把它寄给好多朋友。陈宏绪是江西人，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在江西。我们今天只介绍陈宏绪的一篇文章而已，实际上我们看《同人集》，他的很多朋友，有的是做诗寄给冒襄，有的人是写跋，等等。就像现在有很多朋友出版了书，他们寄给我的时候，我们写感谢信，不过

冒襄的情况比较特别，好像是冒襄本身就要他的朋友写文章，所以这本《同人集》里收了很多他朋友的文章。这个《影梅庵忆语》，也是反映家刻本的情况。

还有明代的冯梦龙。我从前一直研究冯梦龙，《山歌》也是冯梦龙的，《三言》也是冯梦龙的。我开始研究明清的所谓青楼文化，也是从冯梦龙出发，因为他的小说当中，还有《山歌》，出现了很多当时的妓女，所以为了了解冯梦龙的作品，我开始对青楼文化感兴趣。研究晚明的出版史也一样，都从冯梦龙出发，因为冯梦龙出了很多书。这是冯梦龙的材料，这个材料《《祁忠敏公日记》》，就是冯梦龙把他自己出版的几种书送给祁彪佳：

《甲申日历》(1644)：

乡绅文中台、严子章、冯犹龙、金君邦柱来送。冯赠以家刻。(十二月十五日)

舟中无事，阅冯犹龙所制《列国传》。(十二月十七日)

祁彪佳当时好像是浙江巡抚，他从苏州到杭州，冯梦龙他们当时送他到吴江，在那个时候，冯梦龙就把他的书送给祁彪佳。除了冯梦龙之外，还有郭子式送书给他；他收到的书还有《智囊》，也是冯梦龙的书：

《乙酉日历》(1646)：

郭子式进访，示以所刻《古越书》。(正月十一日)

舟次阅《智囊》。(三月十九日)

祁彪佳是很有名的藏书家，他的父亲祁承爍也是很有名的藏书家，他家里的藏书楼叫澹生堂。知道某一个人很喜欢藏书，就会有很多人把书赠送给他，就这样，他的藏书就越来越丰富。我看祁彪佳的日记，在这几天里还有好几位朋友把书送给他。我昨天到上海来，在复旦已经有几位朋友把他